



宋

蘇和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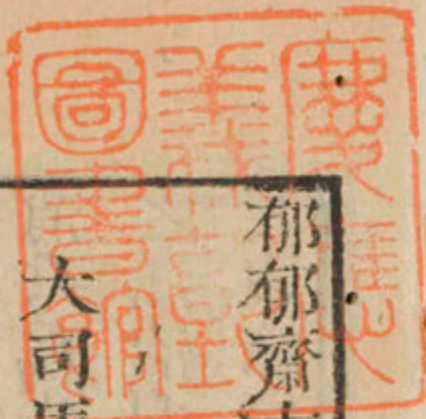
蘇子由

曾子固

王介甫

周茂叔

黃魯直



郁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十五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時任翰林與呂希哲范祖禹同進聖明天縱學

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

愧莫知所為謙言自己在講筵無以補益君上引起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

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

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喻言有可以補益君上者不妨取之古人成書以為轉入陸贄奏議地伏見唐宰相陸贄點出才本王佐學為帝師先叙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極寫其奏議之盡善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御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

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

膏肓也心下為膏左傳晉景公疾求醫於秦秦伯

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

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口疾不可

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使德宗盡用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其言則貞觀

太宗年號可得而復

已上彙舉奏議之大要而深

所以不能身致太平

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語以陞

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

取善不必

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

漢文帝謂馮唐

以時代拘日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搏髀曰我獨魏相條鼂之對則孝宣以

致中興事及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上任用焉若
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諸已上言聖明如帝必取
視為不切於時夫六經三史史記及兩漢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
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指六末學支離指子譬如山海之崇
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贅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
實治亂之龜鑑已上言經子史之言雖善難於決擇不如
惟取于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點出乞校
此足矣意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贅而反覆熟讀如與贅言必能
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已上言讀贅奏臣等不勝

區區之意取進止

陸宣公奏議剴切精當自是政治第一部書無論何代
之君俱宜取置坐側按蘇文忠本傳最好莊子賈誼陸
宣公三書生平所著策論大約取賈陸為藍本以其服
膺已久故乞校正進御亦把宣公說得最親切也其行
文用對偶句法仍是一氣呵成先輩以為說宣公事便
學宣公文其實坡翁所撰四六表勅無不流動與散行
無異不特是篇纔學這般手筆也西仲

十九日乙酉時老蘇二十八歲子也少
以徽宗建中靖口元年辛巳七月

蘇武

之。心。起。引。喻。

則陷於罪非但
疾痛窮害而已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

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

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

賈。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主上。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稍成讐怨。致謗之因。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所謗不止一事。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此則謗之尤大者。點出所謗之事。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主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叙皇帝不因謗而加罪以起下。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

銷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累至。謗言多則信。晉亦多謗。晉亦多謗。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思碍于法。不便屢置。不問所憂虞者此耳。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後此言之無及。此時不謗。雖蒙照察。後此尚有無窮之患。所以預爲疏陳。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德宗相。二人皆反者。至親。不無罪。且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雖赦而謗猶未明。所以可悲。輕輕辨過。凡今遊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得貴近。顏面故。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

日而乃毀。言不忌踐踏無嚴。目無朝廷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謗已即所以謗君有傷朝廷之明尤爲悲之大者已上皆所謂危咎之詞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辨謗所以之意原不敢以王導崔浩自期。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所乞之意以與家近易于歸休且示不復進用以免憎者之謗異日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餘生可留或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一生願望止此已上序所以乞郡之意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

赦其罪。妄瀆之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林西仲曰舊評謂滕甫謫守在外十有二年正在元豐之五年蔡確爲相興羅織之獄故有黨反縱罪之謗。但所謗之事朝廷已置不問矣。此時置辯似多此一辯若竟不辯又嫌於實有其事而倖邀寬典尤不可也。坡翁以情不容已之意作一冒頭隨以忠義取怨明致謗之由因以照察保全慶遭逢之幸轉入將來謗之者衆已必不能自明君必不能屢赦一段憂讒畏譏之苦似無地以自容則前此之謗有不待辯而自辯矣。中以已被謗之誣與謗已者之

無忌悲過一番。又涕泣過一番。然後乞移近家一郡爲歸。田之計。示不復進用。以快憎已者之心。而息其將來之謗。庶可全老臣之骸骨。存國家之大體。其用意激切酸楚。不啻一牢一淚也。想坡翁落筆時。將自己一肚皮不合時宜。借此發洩耳。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推爲聖人。無難而不可。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以孔子立言本意伏荀卿罪案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

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以孔子教門人本意伏前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旣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歸罪在此。語語與孔子相反。直接不

費

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

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

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舉其異說由是

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推其不讓彼

李斯者。又特甚者耳。斯爲人同於卿尤有甚焉今大小人之爲不善。猶

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

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

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

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

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李斯誤認師說妄行，荀卿亦未料及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又特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荀卿立言，不知為天下後世計，故李斯之罪，即其罪。結上李斯事，秦皆出於荀卿。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仍以孔子放言高論，是著作家第一病痛，以其無所顧忌也。若人皆無所顧忌，何事不可為？李斯之罪，坐此故以歸獄於所師，就其流弊言之耳。文之曲折，極其酣恣，西仲曲折，極其酣恣，西仲

韓非論

蘇軾

聖人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一篇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異端立言在此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異端著脚在此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應上非異端能亂天下句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

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點出亂天下之人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應上天下之亂所由出句。秦變法起於商鞅勝廣之亂不能辭罪。申韓原無交涉且鞅尚在莊周之先其學又非老莊一派看他只言老聃死後轉入商鞅帶上韓非隨即拋下商鞅單歸罪於申韓又補出莊周來因史記有申韓之學歸本黃老之說左拙右捏此等筆力惟岐翁能之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人看不出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忌敬也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聖人之道有所本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遊於江河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

與舉誤

足忌。不思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應上高世遠舉之人句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以治天下不得其用意誤認而施之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故。此處又不得不推出商鞅。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與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無不忍之心之弊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

以輕殺人歟。無不取之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毀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此處又不得不拋下商鞅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此處又不得不拋下商鞅莊所以成，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莊老之禍，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奈何其不為之所也。杜亂萌，拓出餘竟林西仲曰：此本龍門合傳之意，立論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申韓錯認其意耳。漢以黃老治，晉以莊老亂，用有不同，以此歸獄，頗覺牽強。然行文奇宕，人不能及。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楚使使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謂曰：吾以為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歸報項王，項王疑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楊略一獨恨其不早耳。勞下一然則當以何事去。問：故作增勸羽殺沛公。漢高祖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商：故作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故作答

問答以起。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下止意。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先引詩易而文勢不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號曰卿子冠軍，為上將。羽所殺。落昧。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初起，語是通篇關鍵。項燕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死，陳涉引起項氏之興也。以立詐稱，以感動人心。借陳涉引起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楚懷王入秦無罪，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羽既滅秦，就國使人從義帝于長沙，陰言楚之盛衰，係於義帝之存亡。此日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

吾

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申上文羽之去當於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羽疑在先，不在陳平行間則增去。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借遣沛公引起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帝之賢以起羽與。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義帝勢不兩立。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申上羽殺卿子冠軍是弑義帝之兆。

何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室中書下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申上執義帝則疑增之本句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救趙時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未將故曰比肩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置一增處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青增之不能知幾由於不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作贊歎語盡抑揚之

范增之去當在鴻門不殺沛公之時此論亦正乃髡蘇獨翻成案言當在殺宋義時余按史記楚軍救趙時增為末將乃懷王所命所謂與羽比肩而事義帝是也若因羽殺宋義而去之將置君命於何地乎不如待其弑義帝而去名猶近正但其行文曲折反覆無不入妙煞是難得末用數語叫轉更得抑揚三昧是從莊子論墨子末段用才士一語叫轉之法坊本比之昌黎爭臣論不知爭臣論結尾善人二字承惟善人能受善言句來

冀陽子之能改。非實許陽子為善人。語意不同。細讀韓文便知。西仲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不能忍者。伏下匹夫之力。匹夫之剛句。重在乎然無故四字。其事甚怪。楚人謂橋為圯。史記張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約後五日。平明會圯上。怒良後至者。再最。後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

古文

卷之十五

留侯論

留侯論一

郭郭齋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
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
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
之義往乃得受書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翻案且
其意不在書意然不見費力所以為佳當韓之亡秦之方
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
勝數雖有孟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
犯而其勢未可乘此時有大勇者不可不子房不忍忿忿
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
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危矣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求得

力士為鐵錐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
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十日不獲此段言子房向有
不能忍之病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
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
出於荆軻聶政兩刺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
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言不為禮也而深折之使其能有
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段根本上挾持甚大而志
甚遠句言子房有王佐之才不宜輕用於一擊楚莊王伐
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遂舍之引一能忍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

者三年而不勸又引一能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此處趙筆補出志字與篇首其志甚遠相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本不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圯上相遇應上而命以僕妾之役命其取履納履應油然而不怵者應篇首不四句當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惟於人情所不能忍者試之不驚不怒觀夫高祖之所以則無有驚而怒之者矣此謂之真能忍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

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子房既能自忍又教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淮陰侯韓信破齊欲怒張良陳下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王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悟乃遣張良往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信為齊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二句出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引太史公語作結總見子房歟子房為人之不可測處子房以五世相韓韓滅於無道秦博浪之椎乃忠義兼

游俠之氣非忿忿之心也。時秦勢方張，子房豈計及草野之間，遽有取而代之者？一擊以謝故主，於願足矣。至於後來與漢為帝者師，皆分外事。其始願不及此。觀於學辟穀之語，固可知也。此篇以忍不忿而成大謀一句，發出黃石授書之意，雖未必合於當日事情，但能忍不能忍之間，實為劉項成敗之案，說得中窾，且以黃石為秦之隱君子，卓識不刊，可喚醒世人，狂惑文字之佳，又其餘事耳。
西仲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
能自用其才也。虛斷。賈誼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帝於是疏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為梁王太傅，數上疏言諸侯或建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制之。文帝不聽。終于梁王太傅。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望不急，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不輕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以其不能待且忍故。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王佐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

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遇愛才之主而不用
虛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
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
荆楚本紫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君子之欲得其
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君如此其勤也。得君勤一引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
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愛君厚一
引。知本充靈之問偶失檢耳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
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
至一引。引。以可致之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
才自隨亦是知忍處

有為而可以無憾矣。方非自取。若賈生者非漢文之
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此段說出得君勤愛君厚
意。勤。寫古聖賢用世之不苟以責賈生見得賈生欲得君
甚勤但愛君不厚愛身不至應上不能自用其才以起下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帝初封代王孝惠
實斷始至渭橋太尉勃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
跪上天子璽符時諸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齊王襄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其誅之。又皆高帝之舊將此
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必不賈生洛陽
之少年無功且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
已難矣。終漢馮敬之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
古文 卷之十五 十八 賈誼論二 郁郁齋

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代爲賈生畫策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人痛哭哉治安策有痛哭句。欲待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誼爲長沙太守傳過紫紆。問趨然有遠舉之志。有子獨抑鬱其誰語何必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大絕。梁王騎墮馬而死賈生自傷爲傳是亦不善處窮者也。應上不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文情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此言不能自用古之人有

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材必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非守成一統之主可比。○秦王苻堅因呂婆樓以招以國事。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又補出志宗亦使入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用才之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負才之。雙關作收深情。遠想無限低回。

賈生病源全在取忌絳灌漢文勢難獨任正是不能用

漢文處篇中層層責備却帶悲惜意筆力最高

西仲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
憂泛論天下太勢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
強為之則天下狃也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事在兩難所
可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
為自全之計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不惟
方幹知得事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
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
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既發難而不自任其事則人
必以我為辭而禍中於我

此段虛寫。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景帝三年。鼂錯患光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合兵反。罪狀鼂錯。欲其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而身居守。袁盎素與錯有隙。因言唯斬錯可以謝諸侯。帝遂斬錯東市。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事兩語。入鼂錯定。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引禹治水不夫。以七國。避患作案。

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宜前知。錯不於此時。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通篇結穴在此。應上事至循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應上無故發。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應上苟以。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人皆不有禍。應上天下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之禍。必集於我。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

其間天子所以聽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火
永為淬礪也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
礪磨也為無恐雖有百益可得而間哉若如此則天子必不聽益矣錯豈有禍○應上吾發
之吾能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
收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應上犯大難以求成大
照應處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
方周顧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結語
錯鼂錯以袁盎之讒受誅帝嗣聞鄧公言曰吾亦恨之似
帝知益害錯也及盎至吳而吳兵不罷益獨不誅則是

帝罪錯激變欲殺之久矣不特行益之纔也至議出軍
 事又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愈增其所忌此論直從
 景帝隱衷勘入斷錯之失策史眼如炬其行文起處最
 寬接處最緊頓處最健轉處最捷則又舉業之金針也
 西仲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蘇軾

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

先點出病死為下文乞葬發端

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

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

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

之叙傳拙於為人而工於為文且言已與公皆知之則為之上書於公不為無因然傳嘗望公不為

力致一官也望怨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稟賦至薄

不任官耳不任猶言消受不起也○推公既知傳不即薦傳之意正是知傳處今年正月軾過

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

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救其死又嘗薦我於朝用其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問公薦我許嫁我其妹因得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總收一語感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挽上稟賦至薄不任官爲傳痛惜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又推公明知傳不任官終不以爲下文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傳前居父喪亦未葬婦母弱弟自謀口

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此求其助葬陳繹學上當往涇州而宋廸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贖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此以助葬之資轉寄諸人而與之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仍以文林西仲曰董傳饑寒窮苦總是不通曉世事酷嗜讀書所致然惟不通曉世事酷嗜讀書所以文與詩詞能極其工也此等人用之於翰苑國學必勝其任即用之於外邑縱

不能爲民興利除害亦不至擾民之利貽民之害如後世
所謂良有司者但慮書生命薄消受不起耳篇中叙董傳
處令天下負才不遇之人爲之一齊下淚而韓公始終憐
木東坡生死篤友並足千古且一乞葬小事說得如許親
切如許婉曲其中出落轉折呼應無不極其自然所謂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容後學效顰一字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欲言歐公之文有關
於世道恐人以爲過
舉故劈頭說此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
於斯文也引孔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楊墨
蓋以是配禹也引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孔子言而禹之
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孟子言不已誇乎有起
下應上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
衆人疑句此衆人之孟子既沒有
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所以疑處
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本不

動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人竟為
動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
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
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邪
禍天下如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
此其烈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
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
孟子配禹可也以申韓之禍論之則楊墨不能禍天下者本非固然實孟子之功配禹之言大而非常惟達者信之也
於世道收束言有六而非謗之意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

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
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眾人乎邪說之惑救正者實不易得自漢
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正之以為其所移故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
孟子蓋庶幾焉以愈闢老佛與孟子相近也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
後得歐陽子歐陽亦闢老佛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
一句總承上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學術之純其言簡而
文何等筆力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救正故天下翕
然師尊之死後人皆尊之伏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说者

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生前有不服者亦不能奪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伏下天下之言句已上叙歐公學術之善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仁宗年號而斯文終有覲於古士亦同陋守舊論卑而氣弱又單就文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知文章本於學術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嘉祐亦仁宗年號其末去景祐三十年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收上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句已上叙歐公斯文之功在天下有闕于世道歸之天意所使使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

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有郭說移賴

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其書愈可貴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

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以韓愈句為主帶出陸贄司馬遷李日三句來纔是全集論次之言

可謂贊揚之極矣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點出集名

林西仲曰廬陵學術文章關係世道序其集自當以此命

意初引孔子之言天為文章伏案次引孟子之言配禹為

學術伏案。至下文分應處。又以配禹止斷在孟子身上作一束。留下韓愈及公二人之地。爲末了之脉。有藕斷絲連之妙。其言斯文。單就公身上細發其功。而以天字作一束。遙顧孔子之言。有常山首尾之勢。末以新學興廢見公學術之有關係。以論次比擬見公文章之有兼長。可謂贊揚不容口矣。又恐師弟間不無阿其所好之疑。故開口云言有大而非誇。示其實也。結尾云此非予言。天下之言。示其公也。作者之意。無不周匝如此。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從十一人提出四人。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自以爲恨。是歲登第。

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之。曰：恨予不識范文正公。人又代爲之恨。從四人又轉人。其後三年過范公一人語語自恨，却有自負意。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羹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豪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述作序之因。逐句清出年數爲下。文四十七年句。張鳴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提出功德二字作眼隨撇開一筆總

叔上文則前不散漫後有來歷此其結構耳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

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

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

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

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

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

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

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生平所爲無出此書者

已上叙公立功首出素定非無本之功可知

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

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已上叙公立德皆本天性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文本文本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功亦本於德分結上二段咄然便止妙

林西仲曰文正古今有數人物序從何處着筆將此嚮慕不得見處層層說入作一大段因提功德與文錯綜分叙作兩大段末以功與文皆本於德作結是善於取格者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叙名亭之故開口

古者有喜則以名

物示不忘也

不忘是通篇本旨

周公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

得禾異母同穎

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

漢武得鼎以名

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傳叔孫得臣敗狄于

獲三人一名僑如一名虺

其喜之

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三引古人作証見得以喜名物

予至扶風之明年

今陝西鳳陽府

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

北而鑿池其南

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

敘作亭之始原與雨無交涉以

伏下文亭成遇雨之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岐山在
縣其占為有年若不插此三句下面不雨乃雨既而彌月
不雨民方以為憂用憂字擊動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
雨民以為未足又頓一句文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寫出異
官吏相與慶於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
者以喜病者以愈寫出異而吾亭適成接句有千鈞之於
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再早曰
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再早曰十日不雨則無
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

未皆韵語十駕
子有古韵
物不從廣韵不亦也

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說得此亭與今天
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
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應上示不忘句
俱已寫盡無可作結自然要撰出歌來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
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
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如稱隨車太守不有歸之天子
人臣善則稱君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善於天造物不自以為
功歸之太空澤及萬世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
亭推而至於太空宜無可推者矣但太空無形無狀
雖欲名之以示不忘必不可得惟有以名吾亭耳

居官興建當言與民同樂但亭在官舍爲休息之所無
關民生髯蘇却借旱後大雨誦爲民便覺濶大若言
雨是雨亭是亭兩無交涉則言雖大而近夸也此却自
喜雨之後追言無雨必不能樂此亭是亭以雨故方成
其爲亭何等關係末忽撰出歌來而以力不可忘處
層層推原皆有至理不但舍雨之外無可名此亭亦舍
亭之外無可名此雨把一箇太守私亭毋論官吏商賈
農夫卽天子造物太空無不一齊攬入豈非異樣大觀
西仲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此物理之四方

之山莫高於終南終南山在陝西西安府而都邑之麗附山者莫近

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點出而太守之居未嘗

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

之所爲築也點出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

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下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

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太守之居本可以見山因爲四面

追叙無臺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

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悅然不知臺之高，而以

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有臺登望，則

在下矣。故所見如此。凌虛字與踴躍奮迅四字映對，四望

無蔽，宛如突起虛空中，寫得最有情。此叙有臺之後景，

字衍出，人都不覺。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出

作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

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

臺耶？臺從無而之有，本非人所及料。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

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既有而歸無，亦非人所能保。嘗試與公登臺而

望其東，則秦穆之所年橐泉也。祈年橐泉，皆宮名。其南則漢武之

長楊五柞。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

也。仁壽隋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

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

髮鬚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

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即臺上所望無存者，以為此臺復為荒草野田之証。夫臺猶不

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

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人事得喪，當身變易不常，蓋此臺之廢興成毀尤速。

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足恃，暗指三不朽言，引而不發，妙。結上

有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即以所言者為記。

古文 卷之十五 世凌虛臺二 郭郭齋

臺爲求山而築原無關於有無之數篇中開口從山引
起點出此臺自無之有當自有歸無李卓吾謂是一篇
罵太守文字然宋朝無不識字之太守豈有罵而不
知而復用乎按凌虛之名實太守所命謂其突起空
無所附麗如蜃樓如彩雲如飛鳥蜃樓未有不滅彩雲
未有不散飛鳥未有不還在太守命名之時已有此意
坡翁與否是臺之時當面詮破隨以作記不添一字未
轉入人事而歸本於足恃者有不朽之實視世間凌虛
之物其存其亡原無關於有無之數乃一篇認題目文
字猶喜兩亭單言雨超然臺單言樂非罵太守非勉太
守亦非賣弄自家了悟也行文亦有
凌虛之概踴躍奮迅而出大奇西仲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

樂字一篇之綱。四句就在物上言。餽糟饌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

飽惟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地。六句就處物上言。夫所

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

而物之足以供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在而去取

之擇交乎前。物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

而辭福。福可喜則樂便是福禍可悲則憂便是禍。今以夫

求禍而辭福豈入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因爲物彼遊

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闕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太哀乎又推言為物所蔽之故以其溺於物之中使物大我小不能自遂其樂也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錢塘屬浙江杭州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處采椽之居采椽不斲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人固疑予之不樂也無一事非捨樂而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

自者日以反黑

樂形于外則其中可知

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

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

之木

安丘高密二縣名

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

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

點

臺他處亭臺作記多言先有亭臺而後樂此獨因樂而有臺謂樂本在心以臺為寄纔是無往不樂游物之外本

旨且隨手補出吏民為下南望馬耳常山二山出沒隱見

文客從伏脉布置尤佳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臺南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

生入海求羨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廬敖秦博士西望穆

陵關隱然如城郭師尚父太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

古文

卷之十五

世五超然臺二

那那齋

者。臺西。北。俯。維。水。韓信與龍且戰夾。慨然太息思淮陰。信
封。淮。之。功。而。弔。其。不。終。臺北可觀。因城爲臺未必能遠
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臺北可觀。因城爲臺未必能遠
故。跡。以。明。凡。物。皆。有。可。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寫
觀。之。說。交。亦。錯。落。可。喜。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
制。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寫
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湍。脫。粟。擷。將。取。也。醞。酒。爲。釀。秫。穀
出。之。也。脫。粟。纔。脫。穀。而。食。之。曰。樂。哉。遊。乎。寫。登。覽。俱。其。
而。已。言。不。精。鑿。也。而。已。言。不。精。鑿。也。
句。以。明。荷。有。可。觀。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
皆。有。可。樂。之。說。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
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點。出。臺。名。作。結。
抱。前。一。絲。不。漏。

臺名超然作文不得不說入理路去凡小品文字說到
理路最難透脫此握定無往不樂一語歸根於遊物之
外得南華逍遙大旨便覺儻然自遠其登臺四望一段
從習鑿齒與桓秘書脫化而出與凌虛臺同一機軸點
染生趣至盧襄西征記邯鄲再步則數見不鮮矣
西仲

放鶴亭記

蕭車

熙寧

神宗

十年秋彭城大水

雲龍山人張君之草

堂木及其半扉

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

東

東山之麓

外高而望

作亭於

其上

彭城之山

四合

其西一

面而山人之亭

其

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

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四時所

中之

山人有二鶴

而善飛

西之缺而

放

其所如或立於

田

或

表暮則俟東

而歸

故名之曰放鶴亭

因放而亭名○已上

山人身一生發

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

斯亭而樂之

酒下文

挹山人而告

之曰也

子知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

易也篇

主在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易中孚九二爻九五

九二

孚之

之如

幽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詩中

也

叩之

之在

九臯至深

為

外

天九

至

而有

蓋其為物清遠間放走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

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然衛

公好

則亡其國

狄人

女

之人皆

鶴

周公作酒誥

周

化之名

正

封者邑

公叔

公作

以

之

衛武公作抑戒

以

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

而名世

晉伶

竹林七賢

夫南面之君

門放如鶴者

不得

好之則亡其

國而山林遯世之

如

況於鶴乎

上文

嗟

鵲落之筆吾不能測其所以然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上應

隱居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

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翔于獨終日於澗谷之間

兮啄蒼苔而履白石立于陂田已上放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

下有人焉葛衣而鼓躬耕而食兮其飢以汝

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素一山而

前已他亭說末居作之自然全段居之說以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彭蠡即鄱陽湖有石鐘山焉引証鄺元以為下

臨深潭鄺道元注水經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說得一是說

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

石乎疑得似至唐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徵為左拾遺稱疾不至始訪其遺踪

得雙石於潭上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

枹鼓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又得然是說也余尤疑之

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疑得

理上是人之疑在物形上論元豐七年元豐神六月丁丑

此是自已之疑在命名上論元豐七年元豐神六月丁丑

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

齊安今湖廣黃州府時公謫黃州監稅臨汝今河南汝州而長

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

時公長男蘇邁為饒州府德興縣尉送之至湖口因

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

叩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先掃却叩石俗見轉下正意纔得勢

至其夜

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

寫大石之奇悚然可畏

而山上栖鵲聞人聲亦驚起

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

鶴也

驚起者可以望見則直言栖鵲欬笑者之為鶴鶴未必果確故借或曰二字寫出何等活動此處忽撰出

寂寥動魂奇景人以為粧點閒話不知為下文心動張本且伏末段士大夫不肯泊舟之脈針線甚密

余方

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

噌吰聲舟人

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

涵澹澎湃而為此也

得一處實據

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

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世有竅

坎鏜鞳之聲

窾坎鏜鞳皆鐘聲

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一處實據相應如樂作纔不是箇死石鐘形容曲盡

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

周景王之無射也

無射鐘名周景王所鑄

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

鐘也

魏獻子名舒晉大夫兩處石中水聲皆與古鐘之聲相類

古之人不余欺也

音上悟出古人以石鐘命名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之故與上獨以鐘名句相應

無可乎。人以石在水中不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能鳴蓋臆斷耳
之不詳。致人之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疑在此
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
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仍迴抱叩石
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雙結篇首二說
此記全為世俗錯認以鐘名山之義而止求於考擊之間致乖酈元舊註故篇首以兩說兩疑總起隨以自已親歷確見系之古樂音節方知古人以石鐘命名為不謬而酈元以簡致疑雖非無因但李渤以陋為得尤為可笑耳篇中辨駁過而敘事敘事而議論議論過而斷制按節而下其起落轉換融成一片無迹可尋此等筆力惟韓蘇能之以天分最高非可學而至也
酉仲

方山子傳

三百四十八言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

提出人品

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

朱家郭解

俱漢時游俠

閭里之俠皆宗之。

少非能

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

馳驚當世。

壯亦非能

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

方老

能隱。叙所隱之處

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

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着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

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後漢書云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縹為之不但不自留

姓氏併別號亦定自他人之口纔

余謫居於黃。

謫黃州

過

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

連姓名與字一齊叙出

何爲而在此疑其與少壯時所爲不合方山子亦瞿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以謫居故俯而不答仰而笑意中以世事不堪論強也寫出真隱看破處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寫出真隱受用處余既聳然異之怪其居窮而能樂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之實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其爲俠有因與可宗之實折節讀書而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有得之實少壯今幾時上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登山中之人哉所得

至今志氣未衰宜可以用於世不應隱於山中應上何爲而在此之問且明其所以爲故人把上文慕俠讀書一總點入生此一段波瀾以跌下文有得之意筆力雄大前後精神俱動非坡翁不能然方山子世有動閭閻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本可取其貴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業已得富遇不遇皆不足以窮方山子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有現成富貴皆棄之而人山非不得已而隱者其所得必有在富貴之上也應上有自得之意句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人以此作結方結得上文佳妙此爲方山子生前作傳也若論傳體止前段叙事處是

傳以下皆論贊矣。妙在俱用虛筆。始疑其何以在岐亭。繼見其窮。又疑何以自得若此。因追念其平日慕俠讀書。向非隱人本色。且歷數其家世富貴。可就必不至於以窮而隱者。總之種種以不當隱而隱。方驗其非無得而為之。所以為可傳也。末以隱人不可得見為問。正見方山子不為人所識。是其為異人處。議論中帶出敘事。筆致橫溢。自成一格。不可以常傳之格論矣。西仲

我白河天皇永保三年坡翁年四十四歲至千

皇 癸丑良五十七歲而七百七十二年

前赤壁賦

五百三十六言

蘇軾

壬戌

元豐四年

之秋七月既望

望後也

蘇子

子瞻自謂

與客泛舟遊於

赤壁之下

明敘出遊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點出風

舉酒屬客誦明

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即明月詩中窈窕一章誦之歌少焉

月出於東山之上

點出月。少焉二字妙待而後徘徊於

斗牛之間

徘徊說到月上活甚見得遲遲白露橫江水光

接天

點出江字。上句寫出秋氣盛秋色凝下句寫出縱

一葦之所如

一葦小舟也。如往凌萬頃之茫然無際浩浩

乎如馮虛御風

而不知其所止。行冷然善也。飄飄乎如遺

四倚真堂誤

前赤壁賦

前赤壁賦

四三

前赤壁賦

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道家飛昇遐舉謂之羽化。二於是
飲酒樂甚。再點飲酒生出哀字。扣舷。船邊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
槳。舟中前推曰棹。擊空明兮。泝流光兮。子懷望美人兮。今天一方。美人同朝之
月光與波俱泐。泐兮子懷望美人兮。今天一方。楚詞。脫化來遊。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倚歌而和之。其聲
事至此已畢。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
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嫠婦寡婦也。總摹寫其聲悲哀之
以起下文愀然之問俗解。謂喻已被謫孤立何說。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
何為其然也。問其聲何。悲哀若此。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

南史。樂壇。祖傳。曹
操。曹孟。上馬。橫。下
馬。談。論。坡。翁。所。本
元。微。之。老。杜。其。誌。序
曹。氏。父。子。往。橫。嶺。賦
詩。蓋。亦。據。南。史。

孟德之詩乎。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
帝。因赤壁追。記古人之詩。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山
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瑜字公瑾。周
赤壁呼為周郎。又因。曹操再追記古人之事。方其破荊州。降劉琮。下江陵。首縣
順流而東也。自江陵東。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酺酒臨江。橫
槊賦詩。酺酌酒也。槊。矛屬。曹氏父子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安在哉。亦不能長存。可勝慨然。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
上。侶魚鰕而友麋鹿。比之破荊州下江。駕一葉之扁舟。小
曰。扁舟比之舳艫。千。舉匏樽。匏樽。酒器。以相屬。比之酺酒。
里旌旗蔽空。何如。舉匏樽。匏樽。酒器。以相屬。比之酺酒。

賦詩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蜉蝣小蟲。名渠略。朝何如。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生暮死。比一世之雄何哀。吾生之須臾。盡可哀。羨長江之無窮。存可羨。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能長存者。惟我欲挾之而遨遊。遊人間。與明月共長久。料不可得。託遺響於悲風。故寄此意於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明前指黑說。出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水之逝。月之盈虛。皆其變。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地亦有毀。自其不變者而觀之。水之未嘗往。月之莫消長。皆壞之時。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其不變者。凡物亦莫不有其不變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無盡解在下文。莊子德充符篇云。自其異者視之。西伯是此。藍本。

古今注。適作食。又一本。作。當以食為正。此賦。自以月色。竭食。藉。自。酌。揚。若。作。鼎。字。則。是。取。下。更。酌。為。揚。不。特。全。勞。茶。而。而。又。段。結。裝。難。解。謂。食。者。乃。自。古。真。味。度。用。之。正。地。非。它。人。之。所。與。知。也。

而又何羨乎。答上。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應上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上月。出耳得之。而為聲。風目遇之。而成色。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藏去聲。猶庫藏之藏。體也。風月任人取用。乃造物之無盡藏。出佛典。言性。無盡藏。我生可以受用。不窮。而吾與子之所共適。正見。我皆無盡意。此客喜而笑。同悲作喜。洗盞更酌。前因一。斟。大有禪機。客喜而笑。客自不俗。洗盞更酌。感。飲酒。暫歇。茲有與子共適妙諦。不得肴核既盡。杯盤狼藉。藉。不痛飲一番。以期無負風月也。肴核既盡。杯盤狼藉。藉。音相與枕藉。音謝。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是共適處。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備求救於孫權。權遣周瑜。及程普。與備并力。逆操。瑜步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

持火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畏以帷幕先以書
詐降又備走舸繫大船後遂引俱前操軍觀望指言蓋降
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北船烟火漲天人馬
燒溺死者甚衆操軍大敗石壁皆赤赤壁有二惟蒲折縣
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
州之赤壁也茲錄於未以備參考

二赤壁俱是夜遊此篇十二易韻以江風山月作骨前
面步步點出一泛舟閒勝遊已畢坡翁忽借對境感慨
之意現前指點發出許多大議論然以江山無窮吾生
有盡尚論古人遺跡欷歔憑弔雖文人悲秋常調但從
吹簫和歌聲中引人則文境奇其論曹公之詩曹公之

事低徊流連兩疊而出則文致奇盛言曹公英雄較論
我生微細蜉蝣短景對境易哀則文勢奇迨至以水月
爲喻發出正論則南華楞嚴之妙理可以包絡天地位
同造化尤非文人夢想所能到也試就所謂變不變之
理言之如人一瞬之頃乃忽然耳其中亦莫不有過去
現在未來焉方其瞬也則前瞬爲方瞬之過去後瞬爲
方瞬之未來而瞬瞬相屬輾轉遷流南華所謂若驟若
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者此變義也然過去之瞬
乃過去之現在未來之瞬乃未來之現在離波無水離

妄無真天地壞而這箇不壞楞嚴所謂見性無變滅者此不變義也惟了得不變之義則現前種種風光無非受用不然造物之無盡藏於我何與雖欲共適得乎此
閑若未參透不必浪讀是城
西仲
吳乾庵有詩云西飛孤雁去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曰曾藏世

後赤壁賦

三百五十七言

蘇軾

是歲

承上

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

公謫黃州寓居臨臯亭就

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

黃泥坂雪堂至

也

霜露既降木葉盡脫

是十月

人影在地

因葉脫而月行路見影仰

見明月

因見影而舉頭見月不曾顧而樂之

未遊先樂與

行歌互答

未遊先歌與前歌不同

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

無穀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

已而二字妙至此而遊興纔

出二客而此處又自客上生出酒穀是其變換之巧處客

曰今日且薄暮薄迫也迫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

鱸。殺出自客。妙甚。見前。此未曾思。顧安所得酒乎。客言歸止此歸
 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酒出
 自婦。更妙。見前。此未曾思。及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
 之下。至此方點出復遊。可知。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
 千尺。斷脫。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水淺則舟低。見得山高。然
 也。水落石出。總言水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
 矣。復字與復遊。復字相應。識認也。舊解作記憶。恐韻不叶。
 景與前遊。距前遊僅三月耳。水小如此。非復萬頃茫然之
 方。見得不虛。此遊不然。一遊再遊。何益。予乃攝衣而上。
 前遊止在舟中。此則舍舟上岸。履巉巖。巉巖。高也。披蒙
 矣。江山不一。景遊亦不一。法也。履巉巖。巉巖。高也。披蒙

葦。披開也。蒙葦。草卉。
 古木。有類。虬龍者。登攀。栖鵲之危巢。鵲。鷹屬。夜則宿於危
 上。登極高處。俯馮夷之幽宮。馮夷。水神。息於深淵之幽宮。
 不必有是事。蓋二客不能從焉。至此極乎遊之樂。無遠不至。如
 有是事。蓋二客不能從焉。何結局歸舟。遂起此一筆。寫二
 客不能從。以起下文。孤往不能久。留之意。且前篇與劃然。
 客共遊到底。此却撇開。獨遊。變換之奇。一至此乎。劃然。
 長嘯。聲也。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將長嘯引清
 來。妙。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亦字根
 甚。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亦字根
 上面遊到奇險處。客不能從此到。驚悸動。醒時自己亦反。
 留不得矣。所以為歸舟之地。時解謂傷遷謫意。何說。
 而登舟。舍岸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遊止時夜將半

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主客俱難。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前篇既云枕藉舟中矣。此番復睡舟中。又是印板文字。但歸去之後。又無山。又無水。又無風月。試問如何下筆。完此一篇妙文。不得不想到夢遊一著。然夢中仍在赤壁。則山水風月。悅个不下了。坡翁特借徐佐卿化鶴故事。點染作結。却在臨臯而問赤壁。一面回顧。一面卸脫。蜻蜓點水之妙。盡於此矣。道士顧笑。鶴便呆。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戶何等癡。絕然不如是。亦結不得此夢。不見其處。下見道士掛問之處也。勾絕。

赤壁初遊。必不知有再遊之事。此番再遊。則著著俱要照管。前番矣。山水風月。不過如此。前番既遊。此番又重疊往遊。有何意味。作文者。惟有別行一路之法。前篇既是立意往遊。此篇先從不想再遊。意步步說來。便是把柄。故歸臨臯也。忽然有湊趣之客。見人影也。忽然有湊趣之月。暮得魚也。忽然有湊趣之殺。謀諸婦也。忽然有湊趣之酒。然後遊興勃然。不可遏矣。但念景同前景。遊同前遊。猶之乎未遊也。乃前番之萬頃茫然。今則斷岸千尺矣。前番未出舟中一步。今則攝衣攀躋。無奇不探。

矣。前番舟中與客共遊。今則舍客而上獨遊矣。前番客之悲轉而爲樂。興舉而更酌。今則已之樂轉而爲悲。興盡而登舟矣。前番枕藉舟中。今則就睡戶內矣。末以醒時見孤鶴。夢中見道士。幻想作結。其變換皆非文人意想所及。若無前篇不見此篇之妙。若無此篇不見前篇之佳。而儻父乃欲置軒輊於其間。以後作勝前作。坡翁有知能無齒冷。

點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不知其所齧處使童子

燭之有橐中空嚶嚶聲聲在橐中知齧處矣曰嘻此鼠之見閉

而不得去者也。且知所以
齧之故。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

有死鼠鼠恐躍不出橐而被擒故許死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定纔齧無

即死向爲何聲豈非鬼耶又疑既死無能壽之理總錯謫作真死覆而出之墜

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鼠知必敗故疾蘇子嘆曰異哉

是鼠之黠也妙斷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甚不故不斷

而齧以聲致人齧原不爲作穴計致人二字用孫武子語此言其使人來發橐也不死而死

以形求脫也。使人疑其既死，不必擒捉，可以乘間。吾聞有生
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
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鳥在其為智也，靜如處女，
出如書。已上以人之智，反不如鼠擊。出下意，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
女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之見也。雖博學不能察理，所以
不一於女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用志分而不
末免為人所動。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利不
論輕愛有不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害不論大小，心
此不一之患也。其愛其驚皆出於倉猝，言出於女而忘之耶？
碎千金之璧數

句乃坡翁少年所作之語，故云言出於女。已上言用心，一
雖遇重大之物而不動，用心不一，雖遇輕小之物而亦變人
之所以為鼠使者，以不端其意於執鼠，故鼠得乘人不意，余
而肆其點，不得謂擾龍伐蛟，登龜狩麟之智，反不如鼠也。余
俛而笑，喜得其故，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以童子結應
前，有收束。

林西仲曰：一篇小小題目，文字耳，直叙處寫是難得如此
之真品題處，練句難得如此之雅，翻駁處說到人之智，引
擾龍四事為証，落想者得如此之奇，推原處說到人之心，
用碎璧四句為喻，詮理難得如此之切，總之他人胸中，啖
客不能吐者，却能數筆寫得出。他人百十言不能盡者，却
能數句寫得了。讀坡翁文，俱當在此處着眼，便得箇中三

昧不必論題目之大小也

表忠觀碑

仿柳文義門銘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

州事臣朴言

叙越朴疏請

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

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

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先提出疏請之事作案流涕句伏下行通傷感慰答民心二句謹

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

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

分叙錢氏初起者

傳其子文穆王元瓘

分叙錢氏再世

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

分叙錢氏三世第三

王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分叙錢氏三世第四王。敘事處僅自餘字耳而三世上用兵五次歸誠二次一一清出都成一片文字何等筆力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非守臣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遺以他國相形而吳越地方千里地之帶甲十萬兵之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財裕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此段言錢氏當五代之世不肯自皇宋受命四方僭亂

下民臣誤

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亦舉他國相形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此段言錢氏當宋興之時不肯自守其國以歸命真主故爲功之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祖父墳塋祠以太牢引占例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勸獎指功言慰答指德言總東有力民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

在錢塘者以付自然

處置在錢塘之墳廟即付其孫無待稽察

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

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永察

之甚者易其人

處置在臨安之墳廟付與縣會本非庶幾永錢氏子孫不得不察其地租之出入

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

趙抃疏制曰

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

既可其奏又賜以觀名

銘曰天目之山茗

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

鍾靈山川

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

大呼從者如雲

得人

仰天誓日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

東

兵威之盛

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

唐昭宗賜鐵券後唐

莊宗賜玉冊位號之尊

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

七地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

梁太祖所賜衣錦之榮

四十

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

供上貢賦

五朝昏亂罔堪託

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

不以國屬五代

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

志我維行之

獨屬國於宋歸宋乃其孫之事言先王之志者所以著其世德且伏下孝字謂能繼志也天

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以天之昌其後帝謂微其功德之隆

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

點出治墳廟

龍山之陽巋然

新宮匪私於錢惟以勸忠

叙立觀本意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

有位視此刻文

四語是勸忠之詞則此舉大有關於世道人心也

林西仲曰通篇以功德二字作眼有功德者列入祀典所從來舊矣吳越王錢氏墳廟宋初有治之者此特因燕廢請復不是勦舉茲篇止叙趙公全疏先提出燕廢再攷事實分斷功德然後區畫久遠之策布置詳明銘詞以忠孝二字作結尤見關係世人止知東坡小品可喜此等篇輒以平常置之不知文有看來平常提筆做不出一字者此等篇是也悟得此理便是善讀古文更按五代史錢鏐世家云錢氏之終始非有德澤施及一方面百年之際虐用其民甚矣是讀此碑文不同附載以備參考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言如孔孟一流人關係於世甚大是引起話頭故用皆字接下坊本謂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生死皆非偶然故申豈非倣夢呂自嶽降。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南侯即呂侯申伯也。生有自來傳說爲列星。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逝有所爲。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段泛而比於列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引孟子語提出參賢之歿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天地關盛衰本領能爲神。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力。張良失其智賁育失其力

故在天以下四句上句對說
下句連說蓋星辰河海等
是物人與鬼神者而三
而不可分故加而連說
上句各下則字讀者莫不

其勇儀秦張儀失其辨凡遇此氣而爵祿是孰使之然哉
原氣之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生不死即下文所謂精誠是也故在天
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
常無足怪者此段言古今聖賢歿後自東漢以來道喪
文弊異端竝起歷唐貞觀太宗年號開元明皇年號之盛輔以房
杜如姚崇宋璟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應匹夫為百
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齊梁陳隋而道濟天下之溺

其氣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言文公
謂人無所不至人事可以惟天不容僞然之應而不可假
借智可以欺王公人不可以欺豚魚易中孚彖曰信力可
以得天下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天○以精誠故公
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公有謁衡山南嶽廟詩云我來正
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

之
智
之
韓廟碑二

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盡掃衆峰出而不能
 仰天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天潮州鱷魚爲患公爲
 回憲宗之惑謂貶潮人能馴鱷魚之暴潮州鱷魚爲患公爲
 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憲宗
 得公潮州謝表頗感悔欲復用之鏞是公奏改袁州轉京
 兆尹李逢吉以臺府不協罷爲兵部侍郎是不能止謗也
 人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謂潮州立廟祀公而不能
 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人任貶陽山
 撫鎮州是不能一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日在朝也○人○此段言公有此精誠純乎以天用事而不雜以一毫人
 事之偽所以能獨存於天地間上段言其然此則言其所
 以然也世人以不能遇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
 爲公抑晚又是做夢

師自是潮之主皆篤於父行延及齊民齊等之民至於今號和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叙在潮德政止此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

疫凡有求必禱焉潮人以事公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

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

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

師觀此句纔與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

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敘出六段或曰公去

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

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

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蒸蒿悽愴，鬼神

蒸上處是，蒸蒿使人，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忽作一問一答，乃補題法。又說得潮州此處

離方，稱得七段元豐神宗元年，詔封公昌黎，昌黎縣名，屬直隸永平府。

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叙出潮人請書其事於石。時蘇

惠州潮人請公作文，以刻石。叙出碑。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

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於帝鄉。謂公昔日騎龍作馬，乘白雲於帝鄉。手扶雲

漢分天章。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謂公天孫為織雲錦。

裳。天孫織女也。言若織女為公織就雲錦之裳。言公之文章，天所生也。飄然乘風來帝旁，

降自上帝之側，下與濁世掃秕糠。濁世，秕糠喻世俗。文

而下為除世障，西遊咸池略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

俗文章之障，西遊咸池略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

沙日浴之地，而略過草木衣被，昭回光。

於扶桑日拂之方，草木衣被昭回光。草木猶日月之昭

回於天而光明也。言公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李白杜甫

被四表而為民物之所瞻迎，追逐李杜參翺翔。唐之詩士

公與之追逐參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同名於時

列翺翔於其間，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同名於時

謂其退避奔走而僵仆也。滅沒倒影不能望。日光冲激謂

下照謂之倒影。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不能擬作

古才言... 卷十五 韓廟碑 五九 郁郁齋

書詆佛譏君王謂佛骨表要觀南海窺衡湘公被謫潮州跋涉嶺海是謂要觀南

海窺衡山湘水歷舜九嶷弔英皇九嶷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閒舜所葬處英皇堯女娥皇女英也

弔娥皇女英之靈言公謫潮及所經歷之處祝融先驅

海若藏祝融為之神曰祝融於前而海若亦率怪物以敘藏約

束蛟鱷如驅羊謂驅鱷魚之暴言公之釣天日釣天

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帝以釣天之樂無人請奏故遣巫陽招公仍歸帝安

謂公歿也前言來自帝旁是生有犧牲雞卜羞我觴即牛雞卜嶺表凡小事必卜名雞卜泉卜羞進也言於餐荔祭以犧牲雞卜之薄而進我之觴所以表誠也

丹與蕉黃公羅池廟碑荔枝丹分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東坡引用其語以見潮人祭公亦如公之

祭子厚也言公不少留我涕滂傷公翩然被髮下大荒廟中陳祭之品

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來享也敢詞蹈厲發越直追雅頌

此碑若落俗手必痛叙韓公在潮政蹟致潮人思慕立

廟報功而已殊不知韓公以一身上接孔孟之傳學者

仰之如泰山北斗乃天下萬世之韓公非潮州一方之

韓公也即潮人事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亦兢兢

以明神奉之又非但借廟祀為報功如今日之名宦已

也坡公此作開口言古之聖賢如孔孟者關係於世道

其生其死端非偶然必有不生不死之理與天地長存

古文斤義詳解 卷十五 韓廟碑 五九 郁郁齋

而韓公生於道喪文弊之後能以匹夫挽回數百年之氣運其關係於世道何如則生為人而死爲神又確然可信者然此亦非臆說也蓋至誠無息之理純乎天行而不容以人事假借韓公生平所行皆全乎天而不參以人是其爲神也不特決其當然亦可信其所以然矣乃潮人獨神之豈知公之精誠常在天地間不獨一潮爲然乎如此立意則韓公方爲天下萬世之韓公矣再玩歌詞語語奇麗以韓公詩好爲峭刻古險極意摹倣故也
西仲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

史記齊楚燕趙韓魏俱有世家

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

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

滅亡

提出六國攻秦不克一事作案

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

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

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天下之勢四字是眼目知之必有可以自安矣意見下矣

夫秦之

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

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

天下之勢所在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

秦所以當韓

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

韓魏也諸侯所以當爭已上言天下之勢在韓魏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

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收之使附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

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

韓魏為秦腹心之疾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

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

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已上言秦

得爭天下之勢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

知天下之勢耶韓魏失策委區區之韓魏以當疆虎狼之秦彼

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諸侯失策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

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已上言韓魏塞

東之諸侯乃棄之以附秦不得爭天下之勢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

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償秦主意在此秦人不

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

自完於其間矣天下不至徧受秦禍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

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不委區區

狼秦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

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已上言得天下之勢永可以拒秦所謂必有可以自安之

計者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
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
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應上慮患之疎見刊之淺二句雖
之意味
悠然

戰國合從之說後人以成敗聚訟紛紛總不出蘇秦唾
餘此篇軍就六國攻秦一着言之按慎觀王三年楚燕
三晉同伐秦至函谷關敗走始秦六年又同伐秦敗走
似諸侯未嘗不欲勝秦但不明天下之勢藉韓魏之蔽
而助之兵不得所以勝之策耳若諸侯肯併力而為此
則不必攻秦秦亦不能為山東之害可以應夫無窮也
其行文一氣流轉且確切不易披翁真難為兄矣西仲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非思之至深不能
討出這箇消息來孟子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
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引証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
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引証此
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
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總斷其文為
氣之所形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

人

與太史公交游燕趙間豪俊對看

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

可登覽以自廣

與太史公周覽四海名山大川對看

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

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

招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

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

傑

因周覽而想見古人得之奇聞壯觀者一

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

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

應上數百

里之間句得之奇聞壯觀者一

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

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

乎此也

應上鄰里鄉黨之人句得之奇聞壯觀者一○自過秦漢之故都句至此皆言求激發志氣之意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彝之所憚以

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

音紹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至此方入太尉射上千里來龍此小歇脚也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

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

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

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

憾者矣

觀字應上壯觀間字應上奇聞針線最密○把山水歐陽重說一遍人以爲波瀾而不知正是結束

妙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

法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

卷十五上太尉

六三

郭郭齋

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
 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
 幸矣未設言入京師非為祿仕以申前意教字比前聞字觀字又進一層
 文本於氣一語千古正諦但從來上書當路鮮有不自
 銜所長以求其羅致援拔此却為作文養氣上起見何
 等奇紐篇中以激發志氣四字做個主腦其行文錯落
 奔放數百言中有千萬言不盡之勢想落筆時正當意
 氣激發之後也當與孟子史記二書並讀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西陵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

合漢沔湘沅二水名漢水出為漢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其勢益張江流之勝二先記

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江流為前段伏案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齊安即黃州次記即其廬之

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點出亭名已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

哉點出亭名已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合濤瀾

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間夜則魚龍悲嘯於

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

上舉目而足

江上其處兩字。所見

西望武昌諸山岡陵

起伏草木

音杭。江流之水其勝如此。

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

之外其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

北合之勝。

至於長洲之

濱故城之墟

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

周瑜陸遜之所馳

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

睥睨貌視貌周瑜權

將嘗破曹操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曹休振旅過武昌

權以卸蓋覆遙出入直騁曰馳亂騁曰驚。收上文赤壁

之下之勝。已上記

亭所以稱快哉之說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

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

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

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

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

與焉

音○即就風上發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

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涉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曾稽之餘而自放山林之間

即會計指薄

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

快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以敗甕口為牖也

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

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

所謂其中坦然不以物

傷性何適而非快者

不

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

左文

卷之十一 五快哉亭二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郭郭

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其中不自得何往非病者。已上記張君獨能不以謫為憂而遂其快。可以不負此亭。

全篇拏定快哉二字細發可與乃兄超然臺記並傳按超然二字出莊子快哉二字出楚詞皆有自樂其樂之意超然乃子由命名而子瞻為文言其無往而不樂快哉乃子瞻命名而子由為文言其何適而非快俱從居官不得意時看出取義亦無不同也文中一種雄偉之氣可以籠罩海內與乃兄並峙千秋子瞻嘗云四海相知惟子由人倫之中豈易得此安得不令人羨殺。西仲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

慚并

慚書中所言世族之次當加詳等語。先提明

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

而亦有與史異者

三句是主腦

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

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

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

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

以古者善人有銘惡人無銘分釋所以與史異句

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敬也而善

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

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
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以作銘者皆嚴核其實可爲後法警勸分釋義近於
可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
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
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
銘始不實後世惡人亦有銘作銘者又難於核實有失古人之意後之作銘者當觀
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
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
者皆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作銘者非其人

則所書者狗而不得其公惑而不得其是本不足爲後法
警勸何以取信於人而傳乎併其義近於史者亦與史典
矣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
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
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好而內淑有
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
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
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
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銘之傳全在作銘之人以其辨之實而辭之工也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

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於所可感則往往盡傷痛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輩也哉其追瞻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二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道德文章之人難遇幸而得遇其取信於人可以傳後必矣瞻明不明之際也人讀古人傳記猶知感動而其子孫尤甚若輩素故傳祖德而不得傳今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忽傳焉又甚於他子孫也

生進之先祖之屯歷音歷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閭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媿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承上感恩圖報推出一層說總收上世不但義與史近其爲美更多于作史者把白已與父祖並提以歐公此銘實爲已而作也文亦淋漓盡致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結篇首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宜所慙

○按朱文公家禮小註誌銘有定式用石二面其一爲蓋鐫朝代官爵姓氏其一爲底鐫諱字州縣父母子女及

生卒之年月日而已。此外無繁文也。程子云：用誌石者，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為人所動，而此石先見，有知其姓名者，庶為掩之原，不為闕揚。先德而起，見其意以為人有實行，不待藉此以傳。目藉此，亦必不能傳也。非論今人執筆，人皆嘆其失實，以蔡中郎猶多慙色之碑，韓吏部不免誤金之墓，其所由來久矣。是篇把誌銘與史分別異同，轉入後世之不言，無可傳處，歸到盧陵之道，德文章欣幸一番，感恩一番，領美一番，見得此銘便是千秋信史，可以警勸，關係非輕。與世人執筆不同，把自已父祖亦占許多地步，是善子闡揚先德者，不特少詞高妙，議論精確也。西仲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為書號僊鳬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諸集是客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此集是主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大本其為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大文章已上叙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

言當世之得失。所言之事如此。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人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言此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敢言之意如此。已上總敘集是一篇。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名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以見奇故。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以見奇故。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應上文然

真宗終感其言。故爲臬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又應上文不合句。已上敘仕途中實歷其見知於天子。故用其言。伏下受盡言及罷苛稅二段。惟見阻於大臣。故不能大用其身。伏下奸公者少一段。此以敘事爲承上起下之筋。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惡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此其書奏所詳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盛。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譁以謂天命

不可專任。宜細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此其書奏所言之大者。其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此又從書奏中摘出最受盡言得頌揚之體。如何必古人四字。文勢便覺跌宕婉折。一唱三嘆。有餘音矣。可悟作文之法。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試用也。此又從書奏中曾用於世者而舉其實。且惜其不大用也。上文大字指所言大事。此處大字指大用。言迥不相涉。坊評謂大字相應。誤。自宋既平天下。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句至此。皆叙所集書奏之善。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於所集之外。補一筆。其或從或否。而後嘗可思者。與

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於所序之外。補一筆。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合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書即行世一百七十八卷。藏家十卷者。又自言序先集。欲以補史氏不及之意。結之。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未點出為書。為序姓名。

林西仲曰。集中類次。既合詩賦。書奏共為十卷。則序中俱不可遺。但詩賦不過文而已矣。書奏關係國家得失。及舉

生歷官進退大節。胡可爲比。妙在開口把詩賦輕輕提過。便倒入書奏細發。拏定見知於天子。見抑於大臣。二意串講。初叙其立言之指歸。次述其歷官之亨屯梗概。已見復從書奏中舉其關係最大者。幸其言之得盡。歸美於天子之見知。贊不置口。又計其在官已行者。惜其止於小試。歸咎於大臣之見抑。意在言外。穿挿變換。無不極其自然。此有體有格之文。其落筆布置曲盡良工苦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

字子瞻。四川眉山人。謚文忠。嘗知定州。予之同

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

聞其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

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闕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

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

見其二生固可謂魁奇特

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總二句。頃之黎生補

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

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

學於斯文。上文單言黎生求贈此處自當補里之人皆笑。出安生不然便是贈黎生一人矣以爲迂濶。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笑爲迂濶四字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予乎。把迂濶二字自意。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臯庸詎止於笑乎。把里人之笑自嘲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

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應上段純用虛生其無意於解里人之惑。此處著一句應上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到底用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蘇君毫漏。虛筆妙。

通篇拏定里人笑爲迂濶一語。步步洗發。就作文上。換到立身行已上去。命意正大無匹。其行文似嘲似解。總言自信得過。不可移於世俗之毀譽。而以迂濶不迂濶兩路聽入。自擇嚴中帶婉。此有德者之言也。西仲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

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杲卿

祿山所殺公為李希烈所縊杲卿臨諱伏下文撫祿山之

勢折祿山之鋒二段來脉皆知為烈句為下文連斥不悔處

非人所知作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

反為之備料其泄實倉庫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

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公遣

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在肅宗時

敘事中忽虛頓一筆作後案肅宗時見斥一次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

輒斥又見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后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見斥又見斥代宗時見居又輒斥代宗時見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公極論之又輒斥代宗時見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德宗時見死而後已已上叙公生平已畢下文方層層發議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析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士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按史乃早卿事然公常遣往來密謀故以為公之事上文止言拒賊此及推原

振唐之功賴公為四方之倡進一層說由此觀之荷順且誠天下從之矣中偏能拓開一筆妙已上發明首段伐安祿山一案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魚朝恩李輔國程元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吐蕃入長安代宗幸陝州姚令言反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什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危時自立為難至於始終不悔尤難之甚者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

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與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公之大節不在一時能死，而在終身自立至死不渝。上蓋公之平使而死於李希烈實為忤虛杞所致，故把連斥不悔而痛於之斷其篤於道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上之大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又根上篤於道，故推出仁

字以明公所以自文本領。已上發明首段連斥至死之大節所在，非小夫婦人所能共知。今天子至和

三年，仁宗年號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

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是邦也，遂

為堂而祠之。點出祠堂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而

記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

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

祠而親炙之者歟？有關係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

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

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以無所督迫而為之兼美二君餘音翊然

五之折義
卷十七
撫州三
郭下將

林西仲曰。顏魯公使李希烈大節如日月經天。人人習見。何處容得贅贅。卽批平原拒祿山之功。伴講亦成不得出色。文字篇中提出有大節以死一句。却卽撇開。專在平日歷忤大奸。連斥不悔。以至於死處。層層發議。卽叙平原拒賊一事。亦根忤楊國忠。來見公平。日能奮然自立。把七尺軀置之度外。久矣。不但偶忤盧杞。致縊於賊庭也。古人以慷慨從容之死。猶分難易。況數十年中。皆以殺身成仁爲心。屢蹶不挫。非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乎。本斷其篤於道。且推其爲仁者。可謂入微之論。洵魯公千載知己矣。

答曾子固書

王安石

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

故語及之。叙已書言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

經之亂俗。叙會復書言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

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

不細會書中言便。是不暇讀經處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

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

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

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

故也。能讀盡世間書方能楊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
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
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
道而已。世間書中雖有異學然知理者子固視吾所知為尚
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又我自己所知異學不能亂
俗亂方今亂俗不在於佛經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
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為如何。有真亂俗處尤當為
林西仲曰介甫所言讀經連佛經亦在內因得亂俗之說
故謂無不讀為讀經之法末以亂不亂推勘尤見卓識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
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
廬所舍之址冢所葬之處。叙山名來歷。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
乃華山之陽名之也。洞名。距洞百餘步有碑什道其文漫
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上文字乃成篇之文下文字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
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伏下夷以近由山以上五六里
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

後洞伏下險以遠則至者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遊室至此已畢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乎遊之樂也已上以深遊之不能盡處慨惜一番於是予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恠非常

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應上力有志與力而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應上力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已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應上答字悔字挽入往往有得句何必作記此處轉出志字來言古人遊觀往往有得其險遠處所見雖奇但至其地甚難若可至而不至不免抱恨且貽笑於人惟盡吾志而不能至者置之就是有所得處是此遊雖不能盡亦不為虛也。至是借題說入學問上去。坊評作感予於什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概又錯了。

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又以華山華字之謬。推言古書謬傳。四人者。必多亦說入學問上去作餘波。歟。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還他四人名字。

凡遊記必叙山川之勝。與夫聞見之奇。且得盡其所遊之樂。此常調也。玆但點出山名洞名。隨以不盡遊爲慨。若如此便止。有何意味。精采處全在古人觀物有得上。發出一段大議論。卽把上文所以不得盡遊。重叙一番。惟盡吾志。赴之。若果不能至。則與力可至而不至者異。

矣。譬之學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卽是有得處。未以山名誤字。推及古書作無窮之感。俱在學問上立論。寓意最深。西仲

有存

此篇文字多古書中無從見之其間士之偷竊
以害之者亦多矣其間亦有不偷竊者其情亦異矣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名姓田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賴

鳴狗盜以脫於虎豹之秦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

之力昭王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

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人秦獻之

昭王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

君得出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

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

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得出開口把

能得士三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
士雄猶長也言所得不是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
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言所得是士便用
不著雞鳴狗盜矣

○一轉翻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豈肯與
雞鳴狗盜為伍○再轉一語作結警健絕倫

史記稱孟嘗君招致任俠姦人人薛其所得本不是士
即第一等市義之馮驩亦不過代鑿三窟効雞鳴狗盜
脫難之力何嘗有謀國制敵之慮龍門好客自喜一語
早已斷煞而世人不知動稱為能得士故荆公作此以
破其說篇首喝起世皆稱三字是與龍門贊語相表裏
非翻案也百餘字中有起承轉合在內警策奇筆不可
多得西仲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

縣今泰州即海陵縣主簿者也點姓名字帶說官爵誌銘

則家世父祖可以不重敘入內此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

省筆也或言用拘筆取姿非是天下譜者故用一既字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

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敘其才○因與兄齊名不得不

根譜其世家來此處尚寶元宋仁宗時朝廷開方略之選

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淹鄭文肅公

諱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名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

泰州海陵縣主簿為當世大人所器貴人多薦君有大才。

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

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又將才與官總

意惜其僅止於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

此不能盡所長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齒

語謂不固宜當時而期於身後自應不求於若夫智謀功名

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

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

於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雖泛論暗昭許君身上窺時俯仰二句應上然自許二句辯

字應上謂說謀字應上智畧用說之時石武之國嗟平彼

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有以不遇為理不可解嗟平彼

知之故寧離世異俗獨行其意合此理惟有所待而不悔者

隱有為天命所拘之意在言外感慨中却不露跡妙絕

年五十九以嘉祐亦仁宗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楊

子縣今儀真縣甘露鄉某所之原敘年壽夫人李氏子男

環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

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秦興令陶舜元敘妻子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以薦而得用究不能盡其才以死誰或使之句有莫之為之致二句意暗藏天命在內又不露跡妙絕

古文所義 卷之十五 八三 許誌銘二 郁郁齋

主簿一散員耳。且無政績可紀。卽以負才應薦。不能大用。爲哀。數語已畢。中忽插入無心用世一流人與對勘一番。見得古今來多少英雄豪傑奮而不成。皆無處去討消息。隨以無心用世者能知此理。掉轉一語。咄然便止。隱隱謂用不用非人所能與彼無心用世者反占許多便宜。感慨悲愴之極也。銘語四句亦含蓄不盡。如噉橄欖迴味甚長。西仲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入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漠漠。又安可得而推。泛言天道不可知。有不當死而死者。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承上文轉入如歐公者雖死可無憾。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積於故克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惟巧瑰琦。發於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取上文譬之。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單就文章議論上譬之。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

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已上言歐公文章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連遭困躓寔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已上言歐公氣節有聞當時而傳後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結主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手載而一時。已上言歐公功業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涓。箕山潁水許由隱處已上言歐然

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歔而況朝士大夫乎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恨篇首又何悲句轉入下言公雖無可悲然天下之人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則無不悲者况平日受知者乎。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上文是悲公此念非公無與歸且自悲矣

歐公文章在當時後世鮮有不知者然其氣節功業與出處進退大節皆無有詭於正誠一代之完人也是篇段段敘來可與本傳相表裏而一氣渾成漸近自然又駕大蘇而上之矣。西仲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
 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陸而木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
 染水而草本者濯清漣而不妖喻不媚申通外直心不室
 邪不蔓不枝香遠益清無煩文苛禮亭亭淨植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焉卓然自立威儀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卉
 穢之後獨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濃艷蓮花之君子者也上
 文於泥七句斷其有君子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人所難
 之德此三句辨花之品意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富人所難
 蓮之愛同予者何人者鮮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富人所難

愛蓮說

周惇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

晉陶淵明獨愛菊

陸而草自

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

陸而木

予獨愛蓮之出於泥而不

染水而草本者

濯清漣而不妖喻不媚

申通外直心不室

邪不蔓不枝

香遠益清無煩文苛禮

亭亭淨植可遠觀而

不可褻玩焉

卓然自立威儀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

卉穢

穢之後獨

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濃艷蓮花之君子者也上

文於泥七句斷其有君子

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人所難

之德此三句辨花之品

意牡丹之愛宜乎眾矣富人所難

辨愛之品不明言
軒輊淡亦可味

濂溪得千聖不傳之緒所作愛蓮說實借題自寫其所
學耳二氏性學尤多以蓮爲比記余少夢入洞天石室
遍讀秘笈其未竟者次夜復至其處完之率以爲常其
書強半圖說寤或錄出詞意精奧不可臆解但每至其
處則次日讀書便覺功倍一夕讀至蓮花圖說云一切
惟心心可憐朝朝學種火中蓮一脚踏破蓮中火始信
蓮花九葉全寤而有省附記於此

書稽叔夜詩與姪模

即模字

黃庭堅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

俗字是主腦

凡學作詩者不

可不成誦任心想見其人

人不俗詩方不俗學作詩者當誦

雖沉於世故者

然而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探其義味

者耶

惟不俗者可以醫俗即不學作詩誦之亦受益

故書以付模可與諸郎皆誦取

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

洗去俗心自然誦之不以書與模之故

予嘗爲諸子

弟言士生於世可以自爲

下文出處剛

唯不可俗俗便不可

醫也

諸病惟俗最甚所以不可不去

或問不俗之狀予曰難言也視其平居

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不俗原非立異全在大關

鑿處不走作此千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
古極深極細之論。叔夜乃不出而處不柔而剛者然
節盡其蘊然率以是觀之。士不一節總以此分別其俗不俗
林西仲曰贊叔夜之詩不俗便把俗字作骨發出許多大
議論皆未經前人道過蓋以叔夜平日不求異於俗至於
死生之際揮毫而絕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人如此
故其詩如此若夫俗人處世當事之未至則議論風生臨
事則游移兩可迨至事成則慷慨居功事敗則飾辭自解
滔滔者天下皆是余每見此輩便作十數日惡語子第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但學作詩宜然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沿途總叙初僮騎行

石齒間傍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

分叙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

十尺蜿蜒如大虺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

然有聲分叙松上下中間之物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

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

雞聲至峰頂矣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聘而顧如麋鹿不可

接非世間人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

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非人間境。已上皆步。且莫皆宿於肯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窓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髣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所見皆深之極。幽之極。且迷離。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變幻。令人不能留奇甚。有遇神爲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奇景自不能忘。林西仲曰。以漸深漸幽二句作晉步步寫來。無非奇景。末段深幽處尤咄咄逼人。讀之如置身其際。文中有焉矣。

良馬對

岳飛

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十

飲。泉一斛。受大之器。喻當重其祿。然非精潔即不受。不苟取之操。喻當加其禮。介而

馳。初不甚疾。不求逞之意。喻去。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

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力裕之驗。喻此其當考其功能。此其

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總上文言其所以爲良。不

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寡取者。而秣不擇粟。飲不

擇泉。易盈者。攬轡未安。踴躍疾驅。好逞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

斃然。易窮者。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總上文言其不得爲

良高宗稱善既知稱善又用小人可謂昏矣

林西仲曰得良馬與未得一言可盡武穆乃將馬之所以為良所以為不良處細細分別出來全為國家用人說法妙在含蓄不露若添一語相士便索然無味玩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兩句罵盡舉朝無人皆屬驚鈍尤感慨之極也高宗稱善而不悟其意國事可知其行文竟可作一篇國策讀

張耳陳餘酈食其論

陳傅良

圖天下者自有天下之勢書生之論不知也圖天下而守書生之論不敗事者寡矣起虛昔者秦之趨亡陳吳劉項之徒崛起荆棘以匹夫爭天下無隻民塊土以為之階其勢非可以仁義為也故惟急攻而疾戰寸壤而尺取世謂十夫逐鹿一夫得鹿九人拱手倚人以為外援則不足以自固矣此言天下之勢而陳餘張耳以立六國後薦之楚涉以弱秦酈生亦以其謀用之漢高以撓楚噫書生之陋如此哉點出三人之謀夫六國之君亟用其民而魚肉之卒不能守而人於虎狼之秦天下之苦

六國不滅秦也。知秦之可亡而不知六國之不可復。其謀固已疎矣。況乎六國之後而能信其民果不爲陳劉之憂哉。六國不可立。即可盜主人之金而寄諸其鄰。責其不吾歸。不可也。立亦必叛。以匹夫謀人之天下。而又借助於人。是更生一敵也。秦已能叛。亦可叛已。此夫以項氏之強。掌握土宇。列置諸將而王之。不保其不叛楚。強者猶不能恃。及天下既定。漢高刑白馬以封功臣。恩甚渥也。然環視而爭衡者。沒高帝之齒而不絕。即天定亦不能恃人。孰謂搶攘之際。憑之以犄角而能使之不吾叛耶。承上文更生一鳴呼。將以仆敵反以滋敵。此書生之論。敵何而痛發之。

圖天下者不爲也。所以謂之不足自固。應上書生之論句。

林西仲曰。酈生謀撓楚權。留侯借箸。漢高爲之銷印。其後石季龍門讀漢高未終。亦驚問其失策。不當有天下。則酈生爲書生之論。暗於大計。夫復何辭。惟是張耳陳餘勸楚涉立六國。後則未可一概訾之。何者。當時陳吳倉卒而起。正當強秦全盛。志在亡秦而已。若不立六國。後以分其勢。秦必以全力萃於烏合之徒。一舉滅之。若摧枯拉朽耳。尚敢言圖天下乎。是陳吳奮其白梃。不過爲天下倡。與秦亡之後。劉項爭天下。其勢不同。故也是篇總論立六國之失。

策似看壞了張耳陳餘然其筆力雄健在宋文中不可多得。

送郭拱辰序

朱熹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稱良工今郭君拱辰叔

瞻乃能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虛叙其技之工作早予頃見

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為人而怡之不至止有品今歲惠然

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

益卒無不似形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精神意趣有可

笑者為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形林野之性精神意趣持

以示人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知其為余也得之形似之外

然予方將東游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路西歷麻源

經玉筍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
 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迹路一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
 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得其精神
 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游矣予於是有遺意趣
 恨焉以不能遂其求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林西仲曰從寫真小技中發出如許大想頭蓋彼時幅幘
 日蹙其東西北三面可一覽而盡賢人逕跡仕路一空欲
 圖其形正以見其皆麋鹿之姿林野之性與已相類也語
 雖壯而實悲要于言外得之其筆法亦從史記中得來

跋李莊簡公家書

陸游

李丈叅政罷政歸鄉里

不為秦

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

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於色辭咸陽秦

繪為此隱語也憤切慷慨四字是一篇之綱

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

過嶺悲憂出涕

趙鼎閣相議繪排之安置潮州又僕不然謫

命下青鞵布鞵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

能字妙非不肯作兒

有不能也應

方言此時日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

人興起應上文

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

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鞵時也

愈知青輅布幟之說不
謬讀其書如見其人

林西仲曰李莊簡憤檜辭色得此一跋覺鬚眉欲動千載
如生但史載趙鼎為中興賢相之首以忤檜卒於吉陽軍
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語意甚
壯評者謂過嶺出涕恐傳聞之誤愚按鼎被放後不忘君
國情或有之且檜之得用由於鼎再相時以檜從已薦其
可大任而不知為檜所賣至此或有遺恨亦未可知細味
莊簡語乃借鼎事引起不為謫命而悲以示其憤切慷慨
之意非以兒女態加之侃強猶昔之老相臣也須知

彭中甫族譜跋

文天祥

甫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襄字君謨政事文章有名其一派京好傳聞京

子孫慚京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不認已祖而孝子

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恥事雖為人後猶將愧

之人情之常本如此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門地非環後

也與不肖今其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

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與二蔡之後相反已上予聞晉沈

勁恥其父陷於逆致死以逆之卒為忠義引幹父蠱以唐柳

玘有言仲鄂子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修

已不得不至又引繩祖武以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

祖珣猶當為沈勁幹蠱和甫而祖博士柳此之言得不勉乎

哉繩武為要。二意抑揚出之方與。上文來自博士齊非珣後句相應。

林西仲曰族譜題跋離不得尊祖敬宗收族活套先生獨

摘出譜中賢不肖共派一節立論句句責備修譜之人勉

其自立其大意以人能自立祖父之賢不肖俱可置之不

論若世情之攀援諱匿徒增惡態耳李繁為泌之子附裴

延齡盧杞為爽之子陷顏真卿於祖父何有哉先生立言

不苟如此為人子孫者皆當書此數語以自鞭策

正氣歌序

我因北庭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

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兩

潦四集浮動牀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

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

簷間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廩寄頓陳、

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

氣成團圞，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
 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
 間，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
 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
 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天地之

正氣作正氣歌一首也

雲錦氏漏此序，每此誦歌，不無遺憾。丁酉春仲念八日，竊有所感激，因重
 補謄，畢夜已亭午。三希良長于信國公死年，正四禩。

正氣歌

三百言

九年四十七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分賦諸物，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二句本韓文公廟碑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點出人稟正氣而生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處太平之朝，雍容獻納其氣，時

窮節乃見。一篇關一垂丹青，載在典冊可考，在齊太史簡，崔杼

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在晉董狐筆，晉

公欲殺趙盾，盾亡未出晉，竟趙穿殺公而迎在秦張良椎，靈

趙盾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在秦張良椎，靈

侯論在漢蘇武節，漢武帝時，蘇武持節出使匈奴，單于

抵日，抵乳乃歸，武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

鬚髮盡白。○用為嚴將軍頭。劉璋巴郡太守嚴顏為張飛
 四箇在字分點。為嚴將軍頭。所擒飛呵降顏。顏曰。我州有
 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為稽侍中血。稽紹字延祖。康之子。
 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為稽侍中血。也。侍中官名。惠帝北
 伐成都。王穎穎遣其將石超距戰。王師敗績。蕩陰百官散
 潰。惟紹以身捍衛。飛箭雨集。遇害。血濺御服。帝哀歎之事。
 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為張睢陽齒。張巡為睢陽太守。安
 陽城陷。被執。子琦謂巡曰。公督戰大呼。輒裂眦。皆血。面嚼
 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琦怒。以刀抉其
 口。為顏常山舌。顏杲卿字昕。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使史
 卿曉諭。馬祿山曰。天子何負汝。而乃反乎。祿山不勝憤。縛
 之天津橋柱。節解之。杲卿罵不絕口。賊斷其舌。且復能罵
 顏真卿。又用四个為字分點。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
 雪。管寧字幼安。北海人。避亂遼東。公孫度及子康恭資遣
 皆受而不辭。及其歸也。盡封還之。常著皂帽。布襦袴。裙

隨時單複。魏黃初。青龍中。徵命相。仍皆以疾辭。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孔明或
 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祖逖字士雅。范陽人。胡劉聰羯石
 即位。建康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逖將部曲渡江。擊楫而
 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或
 為擊賊笏。逆監頭破裂。朱泚反。召秀實語及僭位事。秀實
 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以笏擊泚
 中額。流血。鐵面秀實遂遇害。又用四个或為字分點。
 是氣所磅礴。塞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其
 月言其光明。此氣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應篇首天。
 長存不隨形而死。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應篇首天。
 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應篇首於人。曰浩然句。言此氣不
 地皆本道義而生。即孟子配義與道之說。自是嗟子遠
 氣磅礴句至此。總括上文十二人皆正氣所為。

陽九陽九數奇隸也實不力隸也不力四字乃楚公子微
罵所轄將士不肯力戰致已被執也按宋史元張弘正追
先生于五坡嶺先生眾不及戰皆顛首伏草莽故破獲
楚囚縲其冠而楚囚事借以自比被繫係也傳車送窮北
解至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元世祖不殺根上
燕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元世祖不殺根上
鬼火詩語春院闕天黑因繫之地靜密而幽暗也按宋史
牛驥同一皁與用緇陽語喻雞栖鳳凰食喻與兵一朝蒙霧
露分作溝中瘠初在獄偶沾陰陽不如此再寒暑百沴自
辟易豈知如此者二年而百般沴戾之哀哉沮洳場下濕
為我安樂國處無疾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緣我有正

故之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言身雖不死顧此耿耿於心者終不可釋哲人日已遠典
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哲人典刑指上文十
存應上一垂丹青句展讀間覺古道在前如與吾顏
色相映照矣敢不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期無愧乎
正氣即孟夫子所謂浩然之氣道義所生者蘇文忠作
韓公廟碑云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闡發最確此歌
大旨實本於此但作歌之由坊本只載被執不屈而作
宋鑑亦無明文可考余讀文山詩集此歌之前別有小
引內言獄中蒸濕諸氣枚舉甚詳而一以正氣敵之歌

中一朝蒙霧露八句皆指此也坊本前半有註後半無註蓋緣未知作歌來歷故耳文之悲壯慷慨忠義之氣千古長存余當寅卯閏變幽囚兩載獄中疹疫大作惟日誦此歌數過徼幸無恙可見文之至者皆能通鬼神不特杜陵佳句堪已瘡也

西仲

却聘書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

漢如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此處提兩箇不況蒸藜含

糲於大元之名地乎薇芝非藜糲之比西山商山非大元之

赦某屢矣按宋史元呂師夔狗江東先生迎戰敗結棄家變姓名奔於建陽之唐石山至元甲申歲詔有患於

所事者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

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不比魯仲連不願為秦民日游者無所事事也莊子曰

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

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

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四句根
字來言本無定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終
名不與人較論身惟如此而已用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昧於大義縱大
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應上某有何面目見
大元乎自愧非義無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
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
恩感德天實臨之言死不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
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合義不合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
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言所以不

林西仲曰恩與義二字不同恩有公有私義則在天壤間
確然不可易者也元世祖不殺疊山只算得箇加恩若論
起大義除却不事二姓之外別無他說文文山黃冠歸故
鄉之對意亦如此然非義理精熟者亦未易解也此書坊
本多不載所答之人或註作報魏天祐余攷宋史乃報丞
相劉忠齋書耳全文計一千二百餘言此中段節略也
至何面目見大元句一段已畢以下係全文結尾不知何
手摘來徑接於此細玩微有痕迹但全文中亦惟此節略
數語爲最佳耳先生大節與文山並稱不朽後爲魏天祐

通其北行。張子惠贈詩云。此去好攜三寸舌。再來不
直一文錢。先生從容就義之時也。劉忠齋乃先生座
主。然受賜豈不媿殺。

